

序

本书旨在替诗话立说。

在世界文化的长廊中漫步，人们常常为琳琅满目、新奇别致的各种学科的名词术语所吸引。然而，无论是在东方金碧辉煌的古老的文化宫殿，还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艺术宝库，我们翻遍丰富多彩的知识手册、百科全书、辞书典籍，乃至汗牛充栋的学术专著，都无法找到“诗话学”这个普通的学科词目，不禁使人感到惶惑。

诗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一种诗论之体。自北宋欧阳修时代以来，已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样式。因此，在古老的中国，在朝鲜，在日本，在东南亚，在世界的东方，莘莘学子也许并不陌生。然而，当始创于亚里斯多德的西方“诗学”早已风行世界文坛诗苑的时候，东方的“诗话学”却仍然处于一片寂寞的文化荒原之中。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诗话王国。她，热忱地呼唤着“诗话学”的诞生！

在这里，我应该坦诚地告诉读者：“诗话学”这个名词，并不是我的创造。早在100多年以前，魏源在《诗比兴笺序》中就提出了“诗话之学”这个词儿，时为清咸丰四年（1854），距今已有136年

之久。虽然，魏源笔下的“诗话之学”并不就是当今意义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诗话学”，但魏源之说至少能够启“诗话学”之先鞭。到1936年4月，徐英在《安徽大学季刊》第1卷2期上发表题为《诗话学发凡》一文，“诗话学”这个名词就正式诞生了。徐文共8节，凡1200余字(含标点)，以文言形式论述了诗话之源流、派别、体制、演变、流弊等，篇末以司空图《诗品》形式，略述诗话之学的内容和功能，主要在于：“述原始”、“述体派”、“述诗学”、“述诗品”、“述本事”、“述说部”、“述杂体”、“述标榜”。徐文开宗明义地说：

诗话之学，厥源远矣。披叶寻根，则肇始虞夏；沿澜观海，亦极乎明清。原始要终，可得言焉。人禀七情，应物斯感。诗以言志，志有所之；持志而言，发言为诗；析义原理，明浅如话。《虞书》所陈，《九序》为歌，其诗话之首基哉。

我以为，徐文的最大价值，在于标举“诗话学”。像徐氏这样在文章的标题中鲜明地亮出“诗话学”这面学科旗帜，也许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徐英对于“诗话学”之名的首创之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然而，徐文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作为“发凡”，旨在揭示全书宗旨和通例。这篇文章碍于作者当时的诗学观念、写作体制和语言形式等，对于“诗话学”的学科体系以及诗话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未能作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往往给人以言犹未尽之感。而且徐英夸大了诗话末流之弊，对明、清诗话指斥过多，说：“明人则喜肆高谈，或成虚懦之弊。清人所为，托体益卑，《渔洋》之连篇颂己，《随园》之累牍酬人，事已拙焉，韵之厚矣。或标榜门户，或倾排异己，或寓戈矛以喋血，或饰粉黛以行媚，皆贻诮于通方，亦弗入于大雅。而诗话之学，有不足论者矣。”错误的判断，得出错误的结论；论点与结论，如此迥异，前后矛盾至此，而又美其名曰“诗话学发凡”。谬哉，斯言！

“诗话学”的创立，已经历史地落到我们的肩上。

鲁迅先生曾经预言：“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

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①对于中国诗话之研究，而今可以告慰迅翁者有三：

《中国诗话の研究》（日本）船津富彦著，1977年东京八云书店出版。

《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南朝鲜）赵钟业著，1984年台湾学海出版社出版。

《中国诗话史》（中国）蔡镇楚著，198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学者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诗话的三部专著。作为文艺遗产的保存者，我们的责任乃是探寻历史的真迹，以历史存在的本来面目，使中华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所积蓄下来的智慧和艺术生命力，不致被时代的滚滚潮流和人为曲解的泥沙所淹没，而给新的创造和追求尽可能地提供一个充实而可靠的起点；作为开拓者和建设者，我们则任重而道远。正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我才奋笔撰写这部拙劣的《诗话学》，惶惶然以为引玉之砖。

蔡镇楚

1990年6月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诗话学的学科体系	(1)
第一节 诗话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1)
第二节 诗话学的研究目的与学科特征.....	(6)
第三节 诗话学的研究任务与方法论体系.....	(11)
第二章 诗话正名论	(17)
第一节 诗话考名.....	(17)
第二节 诗话界说.....	(29)
第三节 诗话异名.....	(44)
第三章 诗话源流论	(51)
第一节 诗话起源说.....	(51)
第二节 诗话流变说.....	(68)
第四章 诗话分类论	(74)
第一节 诗话分类的意义.....	(74)
第二节 诗话分类的标准.....	(77)
第三节 诗话分类的方法.....	(82)
第五章 诗话形态学	(90)
第一节 诗话的表现对象.....	(92)
第二节 诗话的结构形态.....	(97)
第三节 诗话的表现方法.....	(119)
第六章 诗话史论	(138)
第一节 诗话史的学科地位.....	(138)
第二节 诗话史的分期问题.....	(140)
第三节 诗话史的宏观研究.....	(166)

第七章 诗话理论体系(上)	(171)
第一节 诗歌本质论.....	(172)
第二节 诗歌创作论.....	(183)
第三节 诗歌风格论.....	(213)
第四节 诗歌鉴赏论.....	(230)
第八章 诗话理论体系论(下)	(259)
第一节 诗歌批评论.....	(259)
第二节 作家论.....	(282)
第三节 诗体论.....	(300)
第四节 诗史论.....	(317)
第九章 比较诗话学	(333)
第一节 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	(334)
第二节 中国诗话与日本诗话.....	(355)
第三节 中国诗话与印度诗论.....	(367)
第四节 中国诗话与西方诗学.....	(385)
第十章 诗话文献学	(413)
第一节 诗话文献类别.....	(414)
第二节 诗话文献目录.....	(425)
第三节 诗话文献版本.....	(430)
第四节 诗话文献校勘.....	(437)
第五节 诗话文献注释.....	(446)
附录 徐英《诗话学发凡》	(452)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as a Branch of Learning

Contents

Chapter I	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as a Branch of Learning	(1)
	1. Scope and Object of Study.....	(1)
	2. Aims and Characteristics	(6)
	3. Tasks and Methodology	(11)
Chapter II	The Name of this Branch of Learning ...	(17)
	1. A Research on the Name	(17)
	2. A Research on the Definition	(29)
	3. Different Names.....	(44)
Chapter III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Branch of Learning	(51)
	1. Research on the Origin	(51)
	2.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68)
Chapter IV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is Branch of Learning	(74)
	1. Significance of Classification	(74)
	2. Criterion of Classification	(77)
	3. Ways of Classification	(82)
Chapter V	Morphology of This Branch of Learning...	(90)
	1. Objects of Expression.....	(92)
	2. Structural Forms	(97)
	3. Techniques of Expression	(119)

Chapter VI The History of This Branch of Learning	(138)
1. Academic Position of Its History	(138)
2. Divisions of Its History	(140)
3. Macroscopic Study of Its History	(166)
Chapter VII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is Branch of Learning (Part I)	(171)
1. The Nature of Poetry	(172)
2. The Creation of Poetry	(183)
3. The Style of Poetry	(213)
4. The Appreciation of Poetry	(230)
Chapter VIII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is Branch of Learning (Part II)	(259)
1. The Criticism of Poetry	(259)
2. The Criticism of Poets	(282)
3. The Forms of Poetry	(300)
4. The History of Poetry	(317)
Chapter IX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s Branch of Learning	(333)
1. Chinese and Korean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334)
2. Chinese and Japanese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355)
3. Chinese and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and Indian Poetical Comments	(367)
4. Chinese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and Western Poetics	(385)

Chapter X Literature of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413)

1. Classification of Its Literature (414)
2. Catalogue of Its Literature (425)
3. Editions of Its Literature..... (430)
4. Collation of Its Literature (437)
5. Annotation of Its Literature (446)

Appendix I

- Xu Ying—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as a
Branch of Learning* (452)

第一章

绪论：诗话学的学科体系

第一节 诗话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在学术领域里，每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其研究范围。至今尚鲜为人知的“诗话学”，它的研究对象，内容及其范围是什么，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诗话学”这个新的概念的全部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

何谓“诗话学”？古往今来，人们都未曾对“诗话学”这个学科名词作过确切的解释。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两，就只好自己来开创。”^①因此，本人权且姑妄言之。“诗话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诗话之体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的一门科学。

一门学科的创立，从其学科本身来说，大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二是必须有自己的学科基地和专门人才，三是必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英国现代语言学家麦凯（W. Mackey）在论及语言教学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就必须像其他科学那样，编织自

^① 鲁迅：《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

己的鱼网，到人类经验和自然现象的海洋里捞取所需的东西，摒弃其余的废物；要能够象鱼类学家埃丁顿（Arthur Eddington）那样说：‘我的鱼网捞不到的东西就不会是鱼’。”^①这段生动的论述，妙趣横生，却很富有哲理性。

诗话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它所编织的“鱼网”，要捞取自己所需要的“鱼”。诗话学，以诗话为研究对象，且注重于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日本诗话、印度诗论以至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因此，诗话学的学科基地，在中国，在朝鲜，在日本，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

诗话学的研究范围，必然要涉及到诗话的历史和历史上的诗话，无论中国、朝鲜还是日本。就诗话的历史而言，诗话史与诗话学虽然都以“诗话”为共同的研究对象，但诗话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较之诗话史则更广些更深些。诗话史是诗话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诗话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因此，它着力于诗话发展演进轨迹的勾勒，要求以历史的观点，全面把握中国诗话产生，发展、变异的历史全过程，寻觅和描绘诗话演变的历史真迹，还诗话的历史以本来面目，研究的内容自然侧重于历史方面。而诗话学，既然是研究诗话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的一门科学，那么，其研究诗话的范围及其内容，也就比诗话史要深广得多。总体来说，诗话学侧重于理论方面，它着力于诗话演变规律的絀绎，强调对诗话这种长盛不衰的诗歌评论样式的研究要做规律性的探讨。这里的所谓规律，就是指诗话之体发展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这种联系，有内外之分，既有外部联系，即诗话的发展演变往往受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打上历史和时代的烙印；也有内部联系，即诗话之体的发展又往往受其内部矛盾——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影响，形式服务于内容，

① W.Mackey: "Applied Linguistics", J.P.B.Allen & S.Cotder(eds);
Reading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OUP, 1972), P.255

内容又冲破旧的形式，构成了诗话之体发展的内在动力。诗话之体，自欧阳修创始，尔后又积数代之功，至清代而鼎盛，至近代而变革，究其原因，就在于诗话之体本身所固有的这种“外部”和“内部”的本质联系所致。规律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东西，同时，规律又毕竟是本质现象平静的反映，它也不可能包括比它丰富和生动得多的个别现象。因此，就是对规律本身，我们也必须做恰如其分的科学分析。这样，以探讨诗话发展演变规律为宗旨的“诗话学”，则又须把研究的视野投向历史上的诗话。

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里，文学评论样式，形形色色，数不胜数。诗话，则是一种最富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诗歌评论形式。这种诗话之体，深深地植根于诗歌国度的皇天后土之中，打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烙印，体现着中国古朴淳厚的民族文化性格。因此，诗话学对“历史上的诗话”，既要注重于各个历史阶段上诗话之传世佳作的研究，又不能局限于个别诗话之作家作品论的微观考察，而必须以宏观审视的态势，把中国历代诗话之著放到比较广阔的历史环境和文学背景之中来研究。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是诗的国度，大半部中国文学史，既是一部诗史，也是一部诗歌理论批评史。滥觞于三代的古典诗论，正是以《诗经》为先祖的中国古代诗歌繁荣发展的产物。从《虞书》的“诗言志”说到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说，从孔、孟论《诗》的片语只言到《诗大序》和钟嵘《诗品》一类诗歌专论，可以说，诗国的皇天后土，乃是诗话这棵参天大树生长的温床；而古典诗论的母体，正是孕育诗话这个宁馨儿的胚盘。没有诗歌国度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诗话这一新兴的诗歌评论的专著形式，也就没有诞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没有古典诗论这个肥美的母体，诗话这一宁馨儿也就没有依托之地。从这种意义来看，中国诗话史上的任何一部诗话之作，都是历史的产物，是各个历史时期所特有的学术思想、诗学观念、审美意识乃至一切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晶。诗，“属于历史”；专事于诗歌评论的历代诗话，当然也是“属于历史”

的。它的诗学观点、创作风格、表现形式，也就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印记，不可能不受到传统与时风的影响。以严羽的《沧浪诗话》为例，它的一个显著的理论特色，就是“以禅喻诗”。郭绍虞先生早在1935年撰写了一篇题为《〈沧浪诗话〉以前之诗禅说》的论文，^①详尽地论述了唐人王维之后至严沧浪以前的诗禅之说，所论者有唐之寒山、皎然、司空图、宋之魏泰、叶梦得、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徐俯、韩驹、吴可、吕本中、曾几、赵蕃、陆游、杨万里、姜夔，凡17家之多，充分说明“以禅喻诗”，在唐宋时代属于共同的诗学观念，一种时代的论诗风尚，而严羽《沧浪诗话》标举的“诗禅”之说，乃是对前人论诗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时代使之然。正如钱钟书先生说：“一个艺术家总是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② 如果我们的批评家对它的传统或风气不很认识，或熟视无睹，又不善于把诗话之作放在它诞生的社会环境和文学风气之中加以全面考察，就可能“说外行话”，曲解附会。

第二，诗话的诞生，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专门化的必然产物。清人尤侗说：“诗之有话，犹史之有传也。”（《词苑丛谈序》）正说明诗话之崛起乃是历史之必然。从文学批评史来考察，中国的文学批评，滥觞于《虞书》“诗言志”与孔、孟论《诗》的片语只言，发展于汉儒之“诗经学”研究，成熟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都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已经成熟和完善。这种文学批评，往往是综合性的，包罗万象的。因而，只注意普遍的文学现象，而对于文坛诗苑所出现的特殊的文学现象，则很少也很难顾及。

随着五言诗的崛起，南北朝钟嵘时代，我国第一部以五言诗为评论对象的文学批评专著——《诗品》问世。这是中国古代文学

① 见1935年《文艺月报》，又《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② 钱钟书《七缀集》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批评走向专门化的新的起点。

钟嵘(约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官至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梁书》《南史》之《文学传》皆有传。所著《诗评》三卷,一称《诗品》。谓之“评”,所以显优劣;谓之“品”,所以定品第。该书品评自汉至梁间122位诗人,提倡汉魏风力,主张自然真美,反对永明声病。《诗品》专论诗歌,而《文心雕龙》兼论诗文。钟嵘《诗品》的这种专业分工,应该说是对前此文学批评的一种新的超越,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趋于缜密精细和专门化、科学化的反映。《诗品》的问世,对诗话之体的诞生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主要在于:(1)《诗品》以我国第一部论诗专著的态势,为诗话这种独特的诗歌评论的专著形式之问世举行了一次奠基礼。它充分说明:在诗歌国度这种特定的环境之中,随着文学批评的专门化,“诗话”这种论诗之体的崛起,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又有其得天独厚的可能性。(2)钟嵘《诗品》又以其理论的光彩和批评的锋芒,为钟派诗话之崛起,为诗话之体由以论事为主向以论辞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诗话史上,钟派诗话以《诗品》为尚,以“论诗及辞”为主,重在“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①风格严肃,体制缜密,其评论性、针对性、系统性和专门性,是对以论事为主的欧派诗话的一种超越。诗话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因此而不可低估。^②无怪乎何文焕辑印《历代诗话》,则以该书冠首。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具有重祖宗、尊传统、以古为尚、递相祖述的个性特点。鉴于这种宗法文化之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又往往属于历史的批评。这种批评,特别是初期的文学批评,则不免与文学史相混。郭绍虞指出:“混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而为一,固是不很妥当,但正因着眼在文风之流变,于是(一)文学进化的

①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一)》序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9页。

② 参见拙著《中国诗话史》卷一,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观念，(二)文学流别的窥测，(三)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成为当时重要的问题了。”^① 作为历史的批评，钟嵘《诗品》论诗，往往谓其源出某人或某体，探本溯源，窥测流别。这种崇尚传统的复古意识，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诗话之体。因而，凡历史上的诗话，其批评的宗旨，无一不打上历史的批评的印记。诗话学研究的对象，无疑应当注重诗话的历史的批评这一事实，因为“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②

很明显，诗话学的研究范畴，属于一种理论研究。这种研究，要求我们以高度的宏观审察和思辨能力，鸟瞰“诗话的历史”和“历史上的诗话”，擘肌透骨地从全部诗话现象中，抽取一般性的、更富有规律性的认识。

第二节 诗话学的研究目的与学科特征

在中国学术史上，每一门新的学科之建立，既有其目的性，又有其条件性。若论其条件，大凡必须具有三点：一是社会生活(含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需；二是学科本身发展之势；三是学者研究之功。

中国诗话之成为“学”，乃是历史之必然。

郭绍虞先生指出：“一种学科的产生都是决定于社会的需要。”^③ 中国诗话之体，诞生于北宋欧阳修时代，是顺应中国古典诗歌繁荣发展之需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日趋专门化之势而产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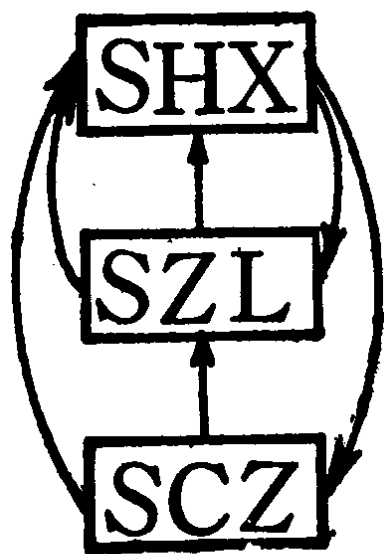
②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校注本，第559页。

③ 见《照隅室杂著》第4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生的一种新的论诗体裁。千百年来，中国诗话，作家云蒸，著作如林，帙卷繁富，流布甚广。据本人编纂的《中国历代诗话书目》初步统计，现存已见中国历代诗话已逾千部之多，且衍生出“朝鲜诗话”与“日本诗话”等。中国诗话，早已冲破了国界，走向了世界。

如此众多的诗话著作相继问世，如此长盛不衰的诗话之体相续相禅，生生不息，则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注目。尽管诗话之称为“学”，尚是当今之事，但诗话之整理与研究的事实，则早已存在，几乎与诗话创作同步发展着。本来早已存在的历史事实而进一步加以综合归纳和系统研究，使之成为独立的专门学科，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一则中国文学史上诗话创作之盛及诗话著作之富，为诗话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提供了客观的依据；二则诗话整理与研究的事实尽管早已存在，但是诗话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能否成立，那还很难说。假如我们的学者愿意致力于这块富饶却至今仍荒芜的土地的开发，孜孜不倦地耕耘，并获得较大的成就，则“诗话学”之成为独立学科，就大有希望了。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诗话之整理研究与诗话之创作，几乎是同步发展的。可以说，诗话创作与诗话研究，乃是中国诗话之体赖以展翅飞翔的两翼。二者相辅相成，促进诗话之体不断向前发展演进。一方面，诗话创作为“诗话学”积蓄了极其丰富的原始材料，是诗话学的基础；而诗话之整理与研究，又为“诗话学”广泛吸收前人的学术成果、开拓新的领域而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是诗话学赖以成立的中介环节。然而，另一方面，诗话之整理与研究又并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诗话学”。诗话学的研究范畴，属于一种高层次的理论研究。诗话学的成立，既是诗话创作、诗话之整理研究的必然结果和归宿，又以其系统的



理论反过来指导诗话创作和诗话的整理与研究。现在，我们用符号和图示来说明它们的层次结构和相互关系，SCZ代表诗话创作，SZL代表诗话之整理与研究，而以SHX代表诗话学，如上页图所示：

“学”者，学科之谓也。学科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理论性、系统性和专门性。每门学科都有其学科体系。这里所谓体系，是指与学科有关的若干事物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格局。学科体系是学科研究对象本身内在的联系或逻辑结构的近似反映。

由于学科研究对象具有特殊的矛盾性，因而各门学科的学科体系也有所不同。诗话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着特定的学科对象和特定的科学研究内容，也就有自己的学科体系。描绘这一学科体系的基本网络构架，探讨这个学科体系的本质特征，正是本书唯一的宗旨。

从学科体系来看，诗话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是由于它具有本门学科的特殊性。

第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从学科的研究对象来看，已如前所述，诗话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体裁。它不同于西方诗学，因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所著的《诗学》是系统阐明文艺基本规律的著作，也是西方最早的一部文艺理论专著，后来欧洲历史上相沿成习，将一切阐述文艺理论的著作统称为“诗学”；而中国诗话则专论诗歌，少许诗话之作虽也间或论及其他，但仍以论诗为主，并不涉及小说、戏剧等，其专业化和专门化，远非西方诗学可比。它也不同于刘勰之《文心雕龙》一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因为《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全面总结了前代的文学现象，系统阐述了文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议论精深，体系完整，结构严密，文辞优美，是我国最早的既系统而又完备的古代文学理论著作；而诗话乃是诗的随笔，从内容到形式、从体制到风格，都与《文心雕龙》大异其趣。不仅如此，诗话与“题序跋记”之类唐人诗论以及其诗格、

诗例、诗式、诗句图一类初学入门之作，也大相径庭，诗话“重在理论批评”，而“唐人之著则偏于法式”，^①虽然唐人诗格之兴对诗话之体的崛起也不无影响，但罗根泽指出：“‘诗话’是对于‘诗格’的革命。”^②所以说，诗话是一种独特的诗歌评论样式，它具有诗意化的基本特征，是降生于诗歌王国的欧忒耳珀与埃拉托女神。^③从这一种意义上来说，所谓“诗话”，就是从诗的角度去诗化文学理论批评。因而，诗话的体系，就是“诗话学”。

第二，研究内容的特殊性。

从诗话学的研究对象出发，我们认为，诗话学的研究内容大致包括：诗话的起源、诗话的内容、诗话的形式、诗话的流派、诗话的价值、诗话的历史等等。鉴于诗话之体本身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与艺术风格，也由于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诗话学的研究尚处在基础待立的阶段，人们对诗话学的研究内容还比较陌生，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学科的研究内容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多而杂，千年诗话，资料繁杂，汗牛充栋，如散落的珍珠，吉光片羽，俯拾皆是；二是广而深，诗话之体，流布甚广，影响深远，自欧阳修创始，不迳而走，蔚为大国，长盛不衰；三是简而约，诗话论诗，简明扼要，提纲挈领，言近旨约，名词术语，胜义纷呈，近乎诗的结构。这种种独具特色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既使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又增加了诗话学研究的难度。诗话那些独具一格的概念和范畴，如“意境”，“风骨”、“法式”、“形神”、“文气”等等，都是西方的诗学或美学所没有的，许多理论概念，西方人都难以理解，更难以表述。所以，在西方人心目中，中国诗话几乎是一个“闭合体系”。打破这种“闭合体系”，建立新的学科体系，对诗话走向世界，则

① 郭绍虞：《宋诗话考》第67页，中华书局1985年本。

②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本。

③ 欧忒耳珀，古希腊神话中管音乐与诗歌的女神。埃拉托，是古希腊神话中管抒情诗的女神。